

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

赖德胜, 王琦

[摘要] 全民阅读已上升至国家战略, 但鲜有经济学文献对其进行探讨。本文认为, 阅读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 并从知识—知识关联和知识—人关联两个视角揭示了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 从理论上探究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从而拓展了教育经济学相关问题研究的边界, 为全面阅读战略奠定微观基础。加强和改进阅读, 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以提高阅读收益率、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借助科技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阅读、实施女性阅读计划等。

[关键词] 阅读; 人力资本; 收入; 知识网络

一、引言

阅读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方式, 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开放的标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强调: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① 阅读史专家 Fischer (2004) 在其《阅读的历史》一书中指出: “历史上已知的所有语言和文化唯有通过阅读才得以延续, 进而以阅读这种方式继续参与人类的戏剧性活动。”为提倡和促进阅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 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日。各国都很重视阅读, 将阅读视为形成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

[收稿日期] 2022-05-25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研究”(22ZDA094)。

[作者简介] 赖德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电子邮箱地址: lai@ccps.edu.cn; 王琦(通讯作者),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wq68986@163.com。

[致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蔡宏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建伟副教授对文章修改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① 《习近平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 2022年4月23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3/content_5686827.htm。

法规，比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案》、西班牙的《阅读、图书和图书馆法》、韩国的《阅读文化振兴法》等。作为有着悠久阅读传统和深厚阅读底蕴的国家，我国对阅读更是重视有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被视为国家战略。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9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还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顶层设计对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产生了一定效果，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但根据全国阅读调查，虽然近些年来国民阅读水平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但2021年人均阅读量仍仅为8.0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①不及以色列、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四分之一。为什么党和政府这么重视阅读，但我国的人均阅读量仍然偏低？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讲，阅读是个人体验很强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阅读的价值是多元的，有时仅仅就是为了打发时间。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阅读在客观上都会提高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古语“书中自有黄金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有其经济价值。因此，人们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数量，很可能跟阅读的经济回报有关，相应地，我国人均阅读量比较低，也很可能跟阅读的经济回报比较低有关。但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阅读的研究很少。阅读是如何提高人们的能力的？随着阅读对象载体的变化，阅读提高人们能力的机制有何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加深人们对全民阅读战略的理解，从而有利于采取针对性更强的阅读促进措施。本文试图将社会普遍界定的日常性阅读从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中分离出来，从理论上建立起全民阅读战略的微观基础。为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研究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影响收入的机理，第四部分讨论网络化背景下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也表现为运用这些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的能力(Schultz, 1961)。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利于提高收入，对家庭财富的代际传递起着重要作用，还是国家和社会进

^①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2年4月23日，<http://news.cctv.com/2022/04/23/ARTII5aJcQuiRIfvF5CQ4RmM220423.shtml>。

步的推动力(范子英, 2020)。20世纪, 美国依靠其创造的“人力资本世纪”成就了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很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世纪”。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人力资本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种经济现象,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劳动经济等理论都将人力资本作为模型假设中的关键变量(Solow, 1956; Galor and Moav, 2004), 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人力资本的价值则更加突显(Acemoglu, 2002, 2018)。

因此, 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本投资(Schultz, 1993)。在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之初,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主要有四个。一是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Mincer, 1958), 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经济学家常用受教育年限估计教育收益率。二是在职培训(Becker, 1962), 可提高劳动者的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三是健康投资,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 相关的研究范畴很宽泛(Parsons, 1972), 不仅包括医疗、保健、饮食、住宿、居住环境改善等与劳动者自身有关的健康投入(Grossman, 1972), 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的相关投入, 如子女抚养等。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被视作人力资本进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之后(Heckman et al., 2018), 健康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Topel, 2017; Diebolt and Hippe, 2019)。四是个人和家庭适应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Sjaastad, 1962), 如劳动力流动(Lucas, 2004)。后来,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的决定性因素(Arrow, 1962), 突破了技术外生的假设, 认为技术是通过学习以往经验获得的, 特别是一些非编码知识和非认知能力是在工作中习得的, 且人均生产率随着经验积累而提高。这一研究也拓展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2017)在此基础上, 更是认为“现代经济的进步在于学习过程的改进”, 也就是说, “干中学”被经济学家单独提炼出来, 作为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证明, 并被广为接受。

阅读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也很重要, 但现有文献很少将阅读视为决定人力资本增进的关键要素和收入提升的独立途径, 大多将阅读看作是人们接受学校教育、获得毕业证, 或接受培训、通过资格考试的必要手段, 而现实经济活动中, 很多阅读行为往往并非依托于教育和培训。即使有一些文献讨论阅读对收入的重要性, 也大多见诸于家庭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家庭经济学家在研究“婚姻溢价”过程中提出了专业化假说(Town, 2004), 即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收入更高是因为婚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 而男性更专注于事业, 回家后有更多时间进行阅读, 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在医学和心理学界则有用阅读治疗疾病的做法, 并称之为“阅读疗法”(Caute et al.,

2019),从这个视角看,阅读与健康有高度相关性。也有学者研究了中低收入国家人群阅读能力提升、阅读能力测量问题等(Kim et al., 2020)。另外,在实践层面的探讨多见于社会组织,比如,2000年OECD开始举办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该项目主要关注学生的阅读、数学与科学素养,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参评国家(地区)教育的优势与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赵西亮,2017)。

把能力和收入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区分教育、健康和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Becker and Tomes, 1986; 李实和丁赛, 2003),而本文希望在“其他因素”方面有所补充,即证明阅读作为“其他因素”之一,也是把“能力和收入联系起来”的重要影响变量。梳理已有文献可见,除文化传承和身心愉悦等功能外,阅读也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但阅读的经济功能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更确切地说,尚未有足够多的理论将阅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阐释其积累效果和对收入的提升作用。特别是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阅读促进收入提升的机制;二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网络外延扩展,知识获取效率提升,社交网络从线下转到线上,阅读有了新的呈现模式,阅读与收入的关系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三、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影响收入的机理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在讨论阅读与收入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厘清人力资本视角下阅读的概念以明确研究范畴。本文所谓阅读是以书本为媒介,通过浏览课本、培训资料之外的其他文字以获取知识、发展思维、愉悦身心的活动。为了更清晰地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讨论阅读的作用,有效区分人力资本投资的几种途径,需要对阅读内容及阅读行为给予说明。第一,书本中不包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和培训过程中使用的课本、培训资料等。但是,如果没有参与正规学校教育或培训,而是拿这些课本、培训资料来自学,这类阅读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第二,书本专指符合国家规定的纸质或者电子出版物,一些网络留言、不合规甚至非法言论不包括在其中。^①更进一步地,界定阅读量为在正规学

^① 可以把纸质书、电子书、音频、视频等出版物视为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知识存储媒介,而把一些随意传播的电子资料、音视频文件视为未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知识存储媒介。这里把对前者的浏览过程称之为“阅读”,事实上,这是一种狭义的阅读概念。因为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后者的浏览过程暂且称之为“通俗娱乐”。

学校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之外,阅读的符合国家规定的纸质或者电子出版物的数量。且阅读量为人力资本投资后的表征变量,即将阅读书籍的数量与受教育年限、工龄等一并视为度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收入可分解为非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Becker and Murphy, 1992)。其中非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可视为常量。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李芳华等(2020)在研究贫困人口收入时将收入效应来源分为两个方面,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事实上,工作效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可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基于以上界定,我们将阅读书籍与接受正规教育、干中学等活动一同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但是,阅读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不同,因为它有很强的知识关联属性。鉴于此,本文将阅读和已有知识存量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的内涵以及模型形态,旨在找到阅读与知识链的关系,进而探寻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本质。具体的,知识网络是一批人或组织、资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价值在于通过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促进新的知识的利用(Beckmann, 1995)。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现代社会,知识网络还具有社会网络与技术网络混合的特性。从描述知识系统的网络模型形态以及参与主体上看,知识网络包含内化于某个知识主体内部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网络、知识主体之间的网络以及多种类型的节点或关系构成的网络(Shaffer et al., 2016)。第三种网络是前两种网络的迭代和扩展。从本质上看,第一种网络体现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即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自身知识的链接与碰撞;第二种网络形态体现了知识在不同主体间流动或传播,即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且从参与主体看,这两种网络构成了知识网络存在的基本单元。

通过分类可以更清晰地认识知识网络的存在模式。书是重要的知识存储媒介,阅读是以书为媒介的行为,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研究知识流动过程需要综合考虑知识、能吸收知识的人以及知识的存储媒介,将其视为模型三元素,这是对传统知识网络模型节点的重新界定。鉴于此,本文认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知识网络是一个人、阅读和他的人力资本增进路径,或者是一群人、书和他们之间的人力资本增进路径,这种关系的存在价值在于通过阅读或者基于阅读的交流行为促进知识再创造、知识转移以及新知识的利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力资本增进,本文将其称之为人力资本知识网络(Human Capital Knowledge Network)。人可以通过阅读扩展个人知识网络以及与其他人共同搭建起来的知识网络,换言之,阅读是帮助人扩展知识网络、扩大“知识边界”和“合作边界”、实现人力资本增进的重要途径。这

一过程的实现可以借助知识传播特性进行阐释。

(二) 阅读行为、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

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展个人知识网络,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从知识传播的起源以及知识关联(K-Linkages)的本质来看,知识传播可以概括为四种路径。“单向学习模式”“学习再重组模式”“单向传授自反馈模式”和“传授再重组模式”。以上几种模式可以通过知识存储媒介之间的网络搭建起来。在没有文字的远古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口口相传实现学习、学习再重组、传授自反馈和传授再重组,可以认为,知识存储媒介就是人的大脑;当人类有了文字之后,以上四种模式可以通过书来呈现,包括甲骨文、竹简、纸质书等;而在现代社会,知识存储媒介又演变为电子书、音频、视频等。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网络开始异化为“媒介→人”“人→媒介→人”等形式。

“单向学习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如果B为媒介书,则表现为A通过阅读实现知识边界扩展。从表面上看,这是“媒介(B)→人(A)”的交流过程,从本质上看,读者A通过阅读与作者C形成了“作者(C)→书(B)→读者(A)”的关系,即“人→媒介→人”的知识传递。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进行了身心健康知识或者专业技术知识积累,内化为知识存量的净增加,实现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增加。

“学习再重组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A通过阅读并实现新旧知识叠加,交叉领域知识存量增加,知识边界扩展。从本质上看,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C形成了“作者(C)→书(B)→读者(A)”的传递链条,通过知识叠加形成了“作者(C)→书(B)→读者(A)→读者(A)”的知识传递,而“读者→读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可能源自过去的阅读或者学校教育、培训、“干中学”等。简单来看,这也是“人→媒介→人”的交流过程,并促使交叉领域创新大量涌现。虽然阅读了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学习再重组路径不同,但都体现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内化为知识的交叉再重组,即“知识→知识”的交叉融合,其结果是收入增加。

“单向传授自反馈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书的作者C阅读自己写的书B,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会形成新旧知识叠加,并促成新书B1的完成。这是“作者(C)→书(B)→作者(C)→新书(B1)”,即“人→媒介→人→媒介”的传递过程。而“作者→新书”之间形成的关系可能源自新的阅读或者新的学校教育、研究等。这种模式适用于以写作为职业的劳动者,阅读内化为“知识→知识”的提炼升华以及作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增加。

“传授再重组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A通过阅读实现知识叠加，A把这种知识叠加应用到工作或生产领域，书的作者发现并概括总结A创造的叠加知识，进行再创作，产出新的书B2。这是“作者(C)→书(B)→读者(A)→作者(C)→新书(B2)”，即“人→媒介→人→人→媒介”的交流过程。该过程内化为实践知识和书本知识的迭代作用，即“知识→知识”的叠加迭代，实现了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

从以上四种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阅读他人写的书，还是阅读自己写的书，现代社会中基于文字的阅读可以促进以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最终借力阅读行为实现知识获取、交叉、提炼、迭代，而以上几种方式都是通过单个人的途径传导的，只不过直接传导涉及读者和书两个节点元素，间接传导涉及读者、作者和书三个节点元素，且读者和作者是背对背的传递关系，换言之作者和读者并没有直接交流。但以上几种方式并未体现出第二种知识网络形态特征，即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直接流动或传播。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索。

四、网络化背景下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

(一) 互联网技术催化作用下的阅读新特征与社会网络新变化

之所以要从知识传播的起源进行梳理，一方面在于知识溢出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根据知识溢出理论，知识面有交叉的人之间进行交流产生知识溢出。而人通过阅读实现知识面延展，进而增加了与他人知识的交汇面，这为知识交流和知识溢出提供了前提(Fujita, 2007)。另一方面，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且这种便捷性又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直接信息获取，电子书籍的阅读主要借助互联网实现，这本质上还是知识和知识的关联；二是社会网络这种信息获取渠道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更加便捷，知识传播网络和社会网络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夏德元, 2020)，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社会对阅读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见表1)，而这种变化涉及知识和人的关联。

在传统群体性社会向现代网络化社会过渡过程中，有五点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交流模式的变革使得深度阅读更加便捷。在群体性社会中，多对多交流是主要形态，网络化社会可以迅速实现多对多交流和一对一交流的灵活切换。相对多对多交流，一对一交流内容更加深入，一旦交流双方找到知识交汇点，会就这一点“深挖”，而且直到挖掘“深度”无法继续产生正效用为止，因为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加知识溢出。在某项所谓“小众”知识面前，“孤独

求败”者如果愿意形成团队很容易就能实现，因为搭建深度阅读的平台更便捷。

第二，群体属性的多元化使得阅读广度延展。基于社群的单一联系逐步转换为基于多样化群体的多元联系。多样化群体特征和多元联系要求交流者对种族、性别、宗教等各个层面的认同以及对其他群体产生兴趣，而这些可以通过书这一媒介在交流行为发生前实现，因此阅读是多样化群体交流的前提。

第三，人际关系的调整使得基于家庭关系的阅读控制减弱，阅读兴趣更易被满足。群体性社会中以亲戚和邻居为基础建立关系，在单一网络关系下，以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阅读控制力较强。而网络化社会中以朋友为基础建立的关系增多，人的“阅读约束”减弱了，特别是青年人的阅读偏好更容易得到满足。

第四，组织结构“疏松化”增大公司治理和社会管理难度，管理者对阅读的需求将爆发式扩增。较弱的社会控制以及多变、不确定特征给企业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这意味着管理者只有了解更多的交流模式、交流内容，认识各种交流平台的新属性，了解治理边界背后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知识管理会逐渐被强化，换言之，在未来无阅读量的管理者难以成为合格的领导人才。

第五，社会网络国际化与开放化降低了阅读者的成本和阅读人群的交流门槛。网络化组织使得全球一体化加剧、对外联系成本降低，进行国际交流可以不再需要高额交通费，一个 ZOOM 会议可以实现知名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地上千普通学生互动；一次腾讯视频可以实现作者和读者的直接对话。技术工具使得原来看似“高不可攀”的知识交流更为顺畅，阅读者可以借助先进的现代手段实现“交流藩篱”的跨越。显然，在事前进行阅读是实现高效互动的最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电子书大量增加、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多，阅读的物质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仅在百年前，“有钱人家孩子才能读书”还是普遍现象，这是阅读的“经济藩篱”。随着人类财富积累、摆脱贫困，“经济藩篱”的终结指日可待。然而，读书无用论者的核心观点是“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攀上‘高端人群’”。不妨将其称之为阅读的“交流藩篱”，不过这一问题也将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及其引发的社会网络国际化、开放化而被削弱(陈云松等，2016)。

表1 传统群体性社会和现代网络化社会的差异对比及其与阅读的关系

	群体性社会 (Group-Centered Society)	网络化社会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不同类型社会 阅读需求特征
交流模式 多样化	多对多交流(group contact),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s), 布告牌(bulletin boards)	一对一交流(one-to-one contact)与多对多交流并行, 私人空间和线上活动(private spaces and online), 社交网站 平台(Facebook, Twitter, 微 信)	深度阅读 扩增
群体属性 多元化	社区群体(neighborhood community), 单一联系 (homogeneous ties)	多维化群体(multiple communities), 多元联系 (diversified ties)	阅读广度 延展
人际关系 去血缘化、 去空间化	以亲戚和邻居为纽带建立关 系(somewhat involuntary kin and neighbor ties)	以朋友为纽带建立关系 (voluntary friendship ties)	阅读偏好 易满足
组织管理 疏松化	较强的社会控制(strong social control)	较弱的社会控制/转向其他网 络(weak social control/shift to another network)	知识管理的 作用突显
	与其他群体有严格界限(tight boundaries with other groups)	与其他网络界限模糊 (permeable boundaries with other networks)	
	高度组织化 (organized recreational groups)	多变性、不确定性(shifting networks of recreational friends)	
	高度集中的工作单元 (focused work unit)	网络化的组织 (networked organization)	
社会网络 国际化 与开放化	封闭自守(autarky)	全球化、对外联系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阅读的交流 藩篱被削弱

因此,除了接受教育、“干中学”等,阅读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预期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在国家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学习型社会逐步构建、群体性社会过渡到网络化社会的背景下,阅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二) 网络化背景下阅读与人力资本增进及收入的关系

知识网络、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网络和阅读之间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具体的,阅读提高收入功能的实现有两个途径。一是根据知识网络理论,知识与知识关联情境下,形成个人知识网络,劳动者通过阅读书籍进

行知识积累。且知识和知识的关联分别通过单向学习、学习再重组、单向传授自反馈以及传授再重组,实现知识存量增加、交叉融合、提炼升华和迭代叠加,即书是知识的载体,阅读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可促进收入增加。

二是根据知识溢出和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和人关联情境下,形成个人与他人共建的知识网络,人通过阅读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获得了更多知识,扩展网络化社交的覆盖面,其本质是一种信息的增进。且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和人的关联则随着交流模式多样化、群体属性多元化、人际关系去血缘化和去空间化、组织管理疏松化、社会网络国际化和开放化而发生变化,进而促进阅读深度扩增、阅读广度延展、阅读偏好多元化发展、知识管理重要性突显以及阅读交流藩篱撤销,即书是知识的载体,人通过阅读获得了更多知识,提升了网络化社交的覆盖面,而网络化社交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增进,这种信息的增进又成为收入增加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关系可以用图1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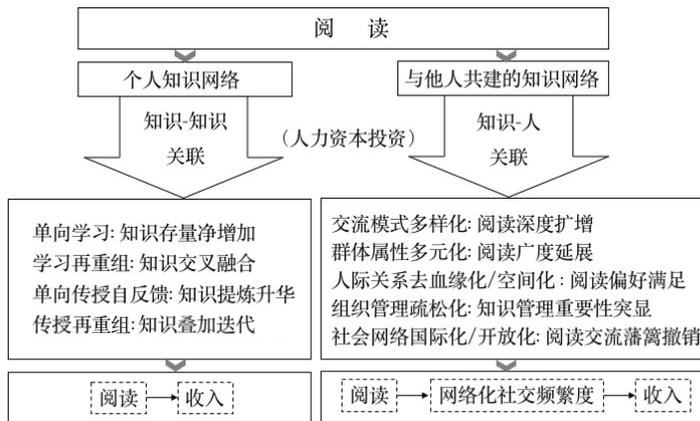


图1 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促进收入增加的路径

总之,本文认为阅读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之一。早期研究表明阅读是决定学习能力的关键要素,只是这些研究经常将其视为教育的一部分,很少将其独立出来。显然,在人力资本形成的早期阶段或学校教育阶段,阅读训练与听、说、写、算等训练一起,共同形成了人的基本素质,相互作用,很难清晰区分。阅读常被列为写算的前提和听说的基础,在走向社会以后,一个人在社会分工中谋得工作、转换工作并做出相应贡献所需要的技能很多时候是通过阅读获得的。早期习得的人力资本会折旧,必须通过后续的不断学习,特别是阅读来维持和提升。也就是说,阅读在学习能力形成中是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一个人在阅读上所配置的时间越多,他的人力资本积累速

度就越快，就越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劳动者既可以通过阅读直接获取知识，也可以通过社交活动的扩展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实现知识溢出。

四、结论和建议

阅读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探讨了其经济功能。借助知识关联和知识溢出理论阐释了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四种模式，即通过单向学习实现知识存量净增加、通过学习再重组实现知识交叉融合、通过单向传授自反馈实现知识提炼升华、通过传授再重组实现知识叠加迭代，最终达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效果。之后又通过分析网络化社会的特征，总结了现代社会中阅读需求的新变化以及阅读的重要性，即交流模式多样化诱发阅读深度扩增、群体属性多元化导致阅读广度延展、人际关系去血缘化和空间化使得不同阅读偏好得到充分满足、组织管理疏松化突显知识管理重要性、社会网络国际化和开放化加快了阅读交流藩篱撤销速度。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假设：阅读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途径，阅读有助于劳动者增加收入，网络社交关系在二者之间起到催化作用。事实上，从教育经济学视角来看，基于阅读的探索可以更为深入。一方面，明瑟工资方程可以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将受教育年限作为方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工资方程本身的理论框架还应该涵盖除教育、培训之外的自发的阅读行为。另一方面，在进行微观调查的过程中，有必要将阅读调查与其有效对接。现有的相关大型调查中，只有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对被访者阅读量进行了简要提问，不过也没有细化，譬如区分专业和非专业书籍阅读量、纸质非纸质书籍阅读量等的调查尚且没有。这也是本文未做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的原因，希望从理论上给出解释，在机理阐释方面做出边际贡献，为未来实证检验打下基础。

鉴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提高阅读的回报率。阅读同样受到供需影响。形成全民阅读氛围，促进阅读需求增加是最根本的措施。每个人的阅读动机各异，但基本动机是为了获得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回报率越高，阅读动力和阅读需求就越大。只有人们充分认识到阅读对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的重要性，且由此引致阅读需求扩增，才能产生持久的阅读动力，这是全民阅读的基础。因此，要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当想阅读、爱阅读、坚持阅读的人有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时，阅读就更有可能成为自觉的

行为，而不是外在的要求。

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过程中，强调阅读价值、打造读书氛围。借力财政、税收政策降低阅读成本，提高阅读对象的可及性，创造优良的阅读环境，给予正确的价值引导，使读好书成为一种时尚。出台更多政策支持全民阅读，比如设立促进阅读的专项基金，组织读者作者交流会、读者好书分享等相关活动。真正把倡导全民阅读这项任务由《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转换成民众自发的行为。

三是借助科技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阅读。提升阅读推广的专业化、针对性和包容性，借助“互联网+”技术、“AI+”技术打造电子图书馆，提升现有图书馆的数字化水平，提升阅读便捷性。与此同时，还要借助新技术加速优质书籍的传播，借助新的交流平台实现浅阅读和深度阅读的快读切换，在保护作者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真正消除阅读的“阶层藩篱”。

四是做好特殊群体的阅读保障工作。一方面，重视女性阅读。女性，特别是母亲，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培育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所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掌控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从长远来看，女性阅读具有更强的外溢性。国家和地方要制定女性阅读推广计划，充分发挥女性群体在全民阅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多关注低收入人群的阅读问题。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阅读平台和创造更多的阅读机会，提升其阅读水平。这有助于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陈云松、范晓光，2016：《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范子英，2020：《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李芳华、张阳阳、郑新业，2020：《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经济研究》第8期。
- 李实、张钰丹，2020：《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收益率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夏德元，2020：《智能媒体时代的阅读革命与编辑出版创新——兼论人与智能机器的共同未来》，《现代出版》第4期。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2017：《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陈宇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赵西亮，2017：《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经济研究》第12期。

-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18,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6): 1488–1542.
- Acemoglu, D., 2002,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60(7): 7–72.
- Antonovics, K. and R. Town, 2004, “Are All the Good Men Married? Uncovering the Sources of the Marital Wage Premi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317–321.
-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3): 155–173.
- Becker, G. S. and K. M. Murphy, 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4): 1137–1160.
- Becker, G. S. and N. Tomes, 1986,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3): 1–39.
- 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9–49.
- Beckmann, M., 1995, *Economic Models of Knowledge Networks, Networks in Actio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Caute, A., C. Woolf, S. Wilson, C. Stokes, K. Monnelly, M. Cruice, K. Bacon and J. Marshall, 2019, “Technology-enhanced Reading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Aphasia: Findings from a Quasirandomized Waitlist Controlled Study”,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2(4): 1–35.
- Diebolt, C. and R. Hippe, 2019, “The Long-run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Applied Economics*, 51(6): 542–563.
- Fischer, S., 2003, *History of Reading*, Reaktion Books.
- 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1001–1026.
- Grossman, M., 1972,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2): 223–255.
- Heckman, J., J. E. Humphries and G. Veramendi, 2018, “Returns to Education: The Causal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ealth and Smo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1): S197–S246.
- Kim, Y. S., H. Lee and S. Zuilkowski, 2020, “Impact of Literacy Interventions on Reading Skill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91(2): 638–660.
- Lucas, R. E. Jr., 2004,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S29–S59.
- Masahisa, F.,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 Society”,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7(4): 482–490.
- Mincer, J., 1958,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4): 281–302.
- Parsons, D., 1972,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Quit Rates and Layoff R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6): 1120–1143.
- Schultz, T. W., 1993,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in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Economics*, 1(1): 13–19.
- Schultz, T.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 1–17.
- Shaffer, D. W., W. Collier and A. Ruis, 2016, “A Tutorial on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Connections in Cognitive, Social, and Interaction Data”, *Journal of Learning Analytics*, 3(3): 9–45.
- Sjaastad, L.,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80–93.
-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 Topel, R., 2017, “Health Economics: A Selective Historical Review for the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6): 1868–1878.

Reading,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LAI De-sheng¹, WANG Qi²

- (1. Depart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Advance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2.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Many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reading, but few scholars have incorporated it into human capital theory for discuss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uman capital, and reveals the ways that reading can improve human capital through the way of knowledge-knowledge chain and knowledge-people association, which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clu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rate of return to reading, strengthening public spending on reading for the whole population with new technology.

Key words: reading; human capital; income; knowledge chain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刘泽云)